

宋

書

三十

蘇子瞻

PDG

列傳第三十八

宋書七十八

臣沈約

新撰

蕭思話

劉延孫

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
君流歷中書黃門郎徐充二州刺史冠軍將軍
南琅邪太守永初九年卒追贈前將軍思話年
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爲事好騎屋棟打
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

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一見
便以國器許之年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
軍轉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服闋拜羽林監領石
頭戍事襲爵封陽縣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
二郡太守涉獵書傳頗能隸書解音律便弓
馬元嘉三年謝晦爲荊州欲請爲司馬思話拒
之五年遷中書侍郎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諸
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時年二十七亡命司馬
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黨於東莞發千縣謀爲寇

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餘黨悉平
八年除竟陵王義宣左軍司馬南沛郡太守未
及就徵索虜南寇檀道濟北伐旣而迴師思話
懼虜大至乃棄鎮奔平昌思話先使參軍劉振
之戍下邳聞思話奔亦委城走虜定不至而東
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由是徵下廷尉仍繫尚
方初在青州常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得二死
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旣而被繫
九年仇池大饑益梁州豐稔梁州刺史甄法護

在任失和氏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
起思詒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橫野將軍梁南
秦二州刺史既行聞法護已委鎮北奔西城遣
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
又遣西戎長史蕭汪之係之諱緣路收合士衆
得精兵千人十年正月進據礪頭難當焚掠漢
中引衆西還留其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趙
溫守梁州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諱進屯礪頭
遣陰平太守蕭坦赴黃金薛健副姜寶據鐵城

鐵城與黃金相對去二里斫樹塞道坦進攻二戍
拔之二月趙溫又率薛健及其寧朔將軍馮翼
太守蒲早子來攻坦營坦奮擊大破之坦被創
賊退保西水諱司馬錫文祖進據黃金蕭汪之
步騎五百相繼而至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遣
龍驤將軍裴方明三千人赴諱等進黃金早子
健等退保下桃思話先遣行參軍王靈濟率偏
軍出泮川因向南城僞陵江將軍趙英堅守險
靈濟擊破之生禽英南城空虛因資無所復引

軍還與諱合三月諱率衆軍進據峨公固難當遣人子和率趙溫蒲蚤子及左衛將軍呂平寧朔將軍司馬飛龍步騎萬餘跨漢津結柴其間立浮橋悉力攻諱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無復用賊悉衣犀革戈矛所不能加諱乃截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十餘賊賊不能當因大敗燒柴奔走退據大桃閨月諱及方明臺軍至龍驤將軍楊平與幢主殿中將軍梁坦直入角弩追之賊又敗走殺傷虜獲甚多漢

中平悉收沒地置戍葭萌水先是桓玄篡晉以
栢布爲梁州布敗走氐楊盛據有漢中刺史范
元之傳歆悉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
其後索邈爲刺史氐乃治南城爲賊所焚燒不
可固即思話遷鎮南城加節進號寧朔將軍徵
諱爲太子屯騎校尉法護中山無極人過江寓居
南郡弟法崇元嘉十年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
護委鎮之罪統府所收於獄賜死太祖以法崇
受任一方令獄官言法護病卒太祖使思話上平

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使持節臨川
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以弓琴手
敕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
耳所得不曰義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
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
是戴顓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
弓一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旣久廢射又多病
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
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十六年衡陽王

義季哀義慶又除安西長史餘如故十九年徵
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未就徵復先職明年遷持
節監雍州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
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襄陽太守二十二年除侍中領太子右率二
十四年改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
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
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又領南徐州大中
正明年復監雍州梁南北秦州荊州之竟陵隨

二郡諸軍事右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如故
二十六年徵爲吏部尚書詔思話曰沈尚書暴
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
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
寄丈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思話以去州無復事
力倩府軍身九人太祖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
於里閭何應無人使邪未拜二十七年遷護軍
將軍是年春虜攻懸瓠太祖將大舉北討朝士
僉同莫或異議思話固諫不從乃領精甲三千

助鎮彭城虜退即代世祖爲持節監徐兗青冀
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撫軍將軍充徐二州
刺史二十九年統揚武將軍冀州刺史張永衆
軍圍碣磔初鎮軍諮議參軍申坦與王玄謨圍
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坦行建威將
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歷城令任仲仁又爲坦
副並前鋒入河五月發沿口永司馬崔訓建武
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七月思
話及衆軍並至碣磔治三攻道太祖遣負外散

騎侍郎徐爰宣旨督戰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
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賊夜地道出燒
崔訓樓及幕軍又燒胡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毀
崔訓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師攻城凡十八
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能固攻道
被誅磔永坦並繫獄詔曰得撫軍將軍思話
啓事磔礮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更圖進
討此鎮山川嚴阻控臨河朔形勝之要擅名自
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實思話可解徐州爲莫州

餘如故鼓城文武復量分配即鎮歷城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爲使持節監徐青兗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思話即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閭陝旣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今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憤咽况下

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
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
所顧正欲遣啓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
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竝
到不謀同時仗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
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
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爲統便以
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
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世祖至新

亭坦亦進克京口上即位徵爲散騎常侍尚書
左僕射固辭不受拜改爲中書令丹楊尹常侍
如故時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
遜不許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
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加
鼓吹一部未行而江州刺史臧質反復以爲使
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
軍事江州刺史事平分荆江豫三州置郢州復
都督郢湘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持

節常侍如故鎮夏口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追
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刺
史如故謚曰穆侯思話宗戚令望蚤見任待凡
歷州十二杖節監都督九焉所至雖無皦皦清
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
開嗣別有傳次子惠明亦有世譽歷黃門郎御
史中丞司徒左長史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末
卒官第四子惠基順帝昇明末爲侍中源之從父
弟摹之丹陽尹追贈征虜將軍子斌亦爲太祖所

遇彭城王義康鎮豫章以爲大將軍諮議參軍
豫章太守歷南蠻校尉侍中輔國將軍青冀二
州刺史元嘉二十七年統王玄謨等衆軍北伐斌
遣將軍崔猛攻虜青州刺史張淮之於樂安淮
之棄城走先是猛與斌參軍傅融分取樂安及
碻磈樂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碻磈至是又克樂
安旣而攻圍滑臺不拔斌追還歷下事在王玄
謨傳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
號齊王聚衆據梁鄒城又有沙門自稱司馬

百年號安定王亡命秦凱之祖元明等各據村屯以應順則初梁鄒戍主宣威將軍樂安渤海二郡太守崔勲之出州故順則因虛竊據勲之司馬曹劼會拒戰不敵出走斌即遣勲之率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長流參軍羅文昌等諸軍討順則攻之不克勲之等始謂城內出於逼附軍至即應奔逃而並爲賊堅守殺傷官軍甚多斌又遣府司馬建武將軍齊郡太守龐秀之摠諸軍祖元明又據安丘城斌更

遣振武將軍劉武之及軍主劉回精兵千人討
司馬百年斬之順則旣失據衆稍離阻文昌遣
道連僞投賊賊信納之潛以官賞格示永城內
賊黨李繼叔等並有歸順心道連謀泄爲賊所
殺繼叔踰城出降賊黨於是大離乃四面進攻
衝車所衝輒三五丈崩落時南門樓上擲下級
并垂繩釣取外人外人上賊並放仗云向已斬順
則所投首是也秦凱之走河北斌坐滑臺退敗
免官久之復起爲南平王鑠右軍長史其後事

迹在二凶傳斌弟簡歷位長沙內史廣陵王誕
爲廣州未之鎮以簡爲安南諮議參軍南海太
守行府州事東海王禕代誕簡仍爲前軍諮議
太守如故世祖入討元凶遣輔國將軍南海太守
劉玩討簡固守經時城陷伏誅斌簡諸子並誅
滅龐秀之河南人也以斌故吏賊劭甚加信委
以爲遊擊將軍奔世祖於新亭時劭諸將未有降
者唯秀之先至事平以爲梁州刺史秀之子弟
爲劭所殺者將十人而酣讌不廢坐免官後又

爲徐州刺史太子右衛率孝建元年卒追贈本
官加散騎常侍子彌之順帝昇明末廣興公相
秀之弟況之太宗世亦爲始興相

劉延孫彭城呂人雖州刺史道產子也初爲徐
州主簿舉秀才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尚書
都官郎爲錢唐令世祖撫軍廣陵王誕北中郎
中兵參軍南清河太守世祖爲徐州補治中從
事史時索虜圍縣瓠分軍送所掠民口在汝陽
太祖詔世祖遣軍襲之議者舉延孫爲元帥固

辭無將用舉劉泰之自代泰之既行太祖大怒
免延孫官爲世祖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
郎咨議參軍領錄事世祖伐逆府缺上佐轉補
長史尋陽太守行畱府事世祖即位以爲侍中
領前軍將軍下詔曰朕藉羣能之力雪莫大之
恥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思所以策勲樹
良永寧世烈新除侍中領前軍將軍延孫率懷
忠敏器局沈正協贊義初誠力俱盡左衛將軍
竣立志開亮理思清要茂策忠暮經綸惟始俾

積基更造成有勤焉宜顯授龜社大啓邦家延
孫可封東昌縣侯竣建城縣侯食邑各二千戶
其年侍中改領衛尉孝建元年遷丹楊尹臧質
反叛上深以東土爲憂出爲冠軍將軍吳興太
守置佐史事平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徐州太中
正遣至江陵分判枉直行其誅賞三年又出爲
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仍徙爲使持節監雒
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
軍將軍寧蠻校尉雒州刺史以疾不行畱爲侍

中護軍又領徐州大中正素有勞患其年增篤
詔遣黃門侍郎宣旨問疾大明元年除金紫光
祿大夫領太子詹事中正如故其年又出爲鎮
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先是高祖遺詔京口要地
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孫與
帝室雖同是彭城人別屬呂縣劉氏居彭城縣
者又分爲三里帝室居綏興里左將軍劉懷肅
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及呂縣
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

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
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於廣
陵廣陵與京口對岸欲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
以防誕故以南陵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
序親三年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有臯不受徵
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率兵起討旣至誕
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使劉公泰齎書要之延
孫斬公泰送首京邑復遣幼文率軍渡江受沈
慶之節度其年進號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

鼓吹一部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
卿前出所有別議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
徵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延孫
疾病不任拜起上使於五城受封版乘船自青
谿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又欲以代朱脩之
爲荊州事未行明年卒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
下詔曰故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
縣開國侯延孫風局簡正體識沈明綢繆心膂自
蕃升朝契闊唯舊幾將二紀靈業中圯則首贊出

圖義令既舉則佳均蕭冠器允棟幹勲實佐時
及累司馬兩官出內尹牧惠政茂課著自民聽
忠謨令節簡乎朕心方變采台階永毗國道奄
至薨殞震慟兼深考終定典宜盡哀敬可贈
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僕射侯如故有司奏謚
忠穆詔爲文穆又詔曰故司徒文穆公延孫居
身寡約家素貧虛每念清美良深悽歎葬送
資調固當闕乏可賜錢三十萬米千斛子質嗣
太宗泰始中有罪國除延孫弟延熙義興太

守在孔覲傳

史臣曰延孫接欵蕃日固出類表矣風飈局力
又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
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內積而安私
外簡夫侮因事狎敬由近踈踈必相思狎必相
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爲一世宗臣蓋由
此也子曰事君數斯踈矣然乎然乎

列傳第三十八

宋書七十八

列傳三十九

宋書七十九

臣沈約

新撰

文五王

竟陵王誕

廬江王瑋

武昌王渾

海陵王休茂

桂陽王休範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

年十一封廣陵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一年監南充
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充州刺史出鎮廣陵尋
以本號徙南徐州刺史二十六年出爲都督雍梁
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後將
軍雍州刺史以廣陵彫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
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
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稅租雜物
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伐命諸蕃並出師莫不
奔敗唯誕中兵參軍柳元景先克弘農關陝

三城多獲首級關洛震動事在元景傳會諸
方並敗退故元景引還徵誕還京師遷都督廣
交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當鎮始興
未行改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
諸軍事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元凶
弒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
會州以誕爲刺史世祖入討遣沈慶之兄子僧榮
聞報誕又遣寧朔將軍顧彬之自會顯東入受
誕遣參軍劉季之與彬之并勢自頓西陵以爲

後繼劭遣將華欽庾導東討與彬之弟相逢於
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左右皆悉入菰葑彬之軍
人多躡籃屐於菰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事平
徵誕爲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梁南北秦八州
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誕以
位號止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
軍加班劍二十人餘如故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
以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
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顧彬之以奔牛之功

封陽新縣侯食邑千戶季之零陽縣侯食邑五百戶明年義宣舉兵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即位曰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然後處分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與上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勲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建平二年乃出為使

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侍中如故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爲都督南兖南徐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餘如故誕旣見猜亦潛爲之備至廣陵因索虜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嫌隙旣著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民陳文紹上書曰私門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入臺六宮薄命早亡先朝賜贈美人又聽大姑二女出入問訊父饒司空誕取爲府史恒使入

山圖畫道路勤劇備至不敢有辭不復聽歸消
息斷絕姑二女去年冒啓歸訴蒙陛下聖恩賜
敕解饒更名誕見符至大怒喚饒入交問汝欲
死邪訴臺求解饒即答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
斷絕若是姊爲啓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
入臺饒被問依實啓答旣出誕主衣莊慶畫師
王強語饒汝今年敗汝姊誤汝官云小人輩敢
持臺家逼我饒因叛走歸誕即遣王強將數人
逐突入家內縛錄將還廣陵至京口客舍乃侈死

井中託云饒懼臯自殺抱痛懷冤冒死歸訴吳
郡民劉成又詣闕上書告誕謀反稱息道龍昔
伏事誕親見姦狀又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
法物習倡警蹕道龍私獨憂懼向伴侶言之語
頗漏泄誕使大吏令監內執道龍道龍逸走誕
怒鞭殺監又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
訴枉稱弟詠之昔蒙誕采錄隨從歷鎮大駕南
下爲誕奉送牋書經涉危險時得上聞聖明登
阼恩澤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勤賜署臺位詠

之恒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傳元祀潛圖姦逆
言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
富貴又常䟽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
詛詠之既聞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旦事發橫
罹其辜密以告建康右尉黃宣達并有啓聞希
以自免元祀第知詠之與宣達來往自嫌言語
漏泄即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詠之酒逼
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自顧冤枉
事有可哀其年四月上乃使有司奏曰臣聞神

極尊明大儀所以貞觀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
宣故能經緯幽俗大庇黔首庶道被八紘不遺
疏賤之賞威格天區豈漏親貴之罰此不刊之
鴻則古今之恒訓謹按元嘉之末天網崩褫人
神哀憤含生喪氣司空竟陵王誕義兼臣子任
居藩維進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節退不能閉
關拒險焚符斬使遂至拜受僞爵欣承榮寵沈
淪姦逆肆于昏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女誅亡
餘類單舟遄遣披猖千里事哀行路賊忍無親

莫此爲甚故山陰傳僧祐誠亮國朝義均休戚
重門峻衛不能拒折簡之使巖險千里不能庇
匹夫之身乃更助虐馮凶抽兵勒刃遂使頓仆
牢穽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莫立見之者流
涕聞之者含嘆及神鋒首路攬搶東指風卷四
嶽電埽三江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陛下頻
遣書檄告譬殷勤方改姦圖末乃奉順分遣弱
旅束塞符文宴安所莅身不越境悖禮忘情不
顧物議彎弧躍馬務是畋游致奔牛有崩碎之

陳新亭無獨克之術假威義銳乞命皇旅竟有
何勞而論功伐旣蒞祿廓清大明升曜幽顯宅
心遠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遲回
顧望淹踰旬朔逆黨陳叔兒等泉寶鉅億資貨
不貲誕收籍所得不歸天府辭稱天軍實入私
室又太官東傳舊有獻御喪亂旣平猶加斷遏
珍羞庶品回充私贍於號諱之辰遽甘滋之品
當惟新之始絕苞苴之貢忠孝兩忘敬愛俱盡
乃徵引巫史潛考圖緯自謂體應符相富貴可

期悖意醜言不可勝載遂復遙諷朝廷占求官
爵侮蔑宗室詆毀公卿不義不昵人道將盡荷
任神州方懷姦慝每闕向宸御妄生規幸多樹
淫祀顯肆詖詛遂在石頭潛修法物傳警稱蹕
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布朝野昔內難甫
寧珍瑋散佚有御刀利刃擅價諸夏天府禁器
歷代所珍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賊義宣初平
餘黨逃命誕舍縱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納巧悉
匿私第又引義宣故將裘興爲已腹心事旣彰

露猶執欺罔公文面啓矯稱舊隸加以營于制
館僭擬天居引石徵材專擅興發驅迫士族役
同輿阜殫木土之姿窮吞并之勢故會稽宣長
公主受遇二祖禮級尊崇臣湛之亡身徇國追
榮典軍誕以廣托宅宇地妨藝植輒逼遺孤
頓相驅徙遂令神主宵遷改卜委巷宗戚舍
傷行路掩涕又緣谿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
開垣擅斷其一致使徑塗擁隔川陸阻礙神
怒民怨毒徧幽顯故丞相臨川烈武王臣道

規名德茂親勲光常策異禮殊榮受自先旨
者嗣王臣義慶受任西夏靈寢暫移先帝親枉
鑾輿拜辭路左恩冠終古事絕常班誕又以廟
居宅前固請毀換詔旨不許怨懟彌地有靦面
目豺狼爲性規牧江都希廣兵力天德尚弘甫
申所請仍謂應住東府宜爲中台貪冒無厭人
莫與比雖聖慈全救每垂容納而虐戾不悛茲
詖彌甚受命還鎮猜怨愈深忠規正諫必加鳩
毒諂瀆膚躁是與比周又矯稱符勅設榜開幕

事發辭寢委罪自下及錄事徐靈壽以常署受
坐將就囚執旨韓近恭中護軍遣吏夏嗣伯密
相屬請求寬桎梏且王僧達臨刑之啓事高闥
即戮之辭皆稱潛驛往來遥相要契醜聲穢問
宣著遐邇含識能言孰不憤歎又獲吳郡民劉
成豫章民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並如訴狀
則姦情猜志歲月增積昔周德初外公旦有流
言之豐魯道方泰季子斷達泉之誅近則淮
厲覆車於前義康襲軌於後變發柴竒禍成

范謝亦皆以義奪親情爲憲屈況乃上悖天經
下誣政道結盟於無妄之辰希幸於文明之日皇
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無禮之誠臣子所宜
服膺千紀之刑有國所應慎守臣等參議宜下
有司絕誕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
所連坐別下考論伏願遠尋宗周之重近監興
亡之由割恩棄私俯順羣議則卞世靈根於茲
克固鴻勳盛烈永永無窮陛下如復隱忍未垂
三思則覆皇基於七百擠生民於塗炭此臣等

所以夙夜危懼不敢避鈇鉞之誅者也上不許
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爲侯遣令之國上將誅誕
以義興太守垣閬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
給事中戴明寶隨閬襲誕使閬以之鎮爲名
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
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
之奔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
人執蔣成勒兵自衛明日將曉明寶與閬率精
兵數百人卒至明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

在門上斬蔣成焚兵籍赦作部徒繫囚開門遣
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閭即遇害明寶奔
逃自海陵界得還上乃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
率大衆討誕誕焚燒郭邑驅居民百姓悉使入
城分遣書檄要結近遠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
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使拒之誕
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往年元凶禍逆
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
臧魯協從朝野怵惚感懷憂懼陛下欲百官羽

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
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勤累加榮寵驃騎揚州
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充仰屈皇儲遠相
餞送臣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偕老永相娛
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
襲不任枉酷即加誅剪雀鼠貪生仰違詔勅令
親勒部曲鎮扞徐充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
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盪定以
期冀在旦夕右軍宣蘭爰及武昌皆以無罪並

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帷之醜豈
可三緘臨紙悲塞不知所言世祖忿誕左右腹
心同籍甚親竝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
死方自城內叛出者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
嚴慶之進廣陵誕撞主韓道元來降豫州刺史
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率衆來會誕中兵參軍
柳光宗參軍何康之劉元邁撞主索智朗謀開
城北門歸順未期而康之所鎮隊主石貝子先
衆出奔康之懼事泄夜與智明斬關而出誕禽

光宗殺之光宗柳元景從弟也康之母在城內亦爲誕所殺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畱中兵參軍申靈賜居守自將騎步數百人親信竝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誕將周豐生馳告慶之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躡誕行十餘里衆竝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爲我盡力不衆皆曰願盡力左右楊承伯牽誕馬曰死生且還保城欲持此安之速還尚得入不然敗矣慶之所遣將戴寶之單騎前至刺誕

殆獲誕懼乃馳還武念去誕遠未及至故誕得
向城旣至曰城上白鬚非沈公邪左右曰申中兵
誕乃入以靈賜爲驃騎府錄事參軍王璵之
爲中軍長史世子景粹爲中軍將軍州別駕
范義爲中軍長史其餘府州文武皆加秩先是
右衛將軍垣護之左軍將軍崔道固屯騎校尉
龐番糾太子旅賁中郎將殷孝祖破索虜還至
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司州刺史劉季之誕
故佐也驍果有膂力梁山之役又有戰功增邑

五百戶在州貪殘司馬翟弘業諫爭甚苦季之
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少年時宗慤共蒲戲曾
手侮加慤慤深銜恨至是慤爲豫州刺史都督
司州季之慮慤爲禍乃委官間道欲歸朝廷
會誕反季之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以季之素
爲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送首詣道隆
時誕亦遣間信要季之及季之首至沈慶之送
以示誕季之缺齒垣護之亦缺誕謂衆曰此垣
護之頭非劉季之也太宗初即位鄭瑗爲山陽

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

州刺史殷琰與晉安

王子勛同逆休祐遣瑗及左右邢龍符說琰琰
不受鄭氏壽陽強族瑗即使琰鎮軍子勛責
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龍符送首瑗固
爭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符兄
僧愍時在城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瑗即爲劉
勔所錄後見原僧愍尋擊虜於淮西戰死此四
人者並由橫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爲有天道焉誕
檀主公孫安期率兵隊出降誕初閉城拒使記

室參軍賀弼固諫再三誕怒抽刃向之乃止或
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
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死明心耳乃服藥
自殺弼字仲輔會稽山陰人也有文才贈車騎
將軍山陽海陵二郡太守長史如故幢主王璵
之賞募數百人從東門出攻龍驤將軍程天祚
營斷其弩弦天祚擊破之即走還城誕又加申
靈賜南徐州刺史軍主馬元子踰城歸順追及
殺之乃於城內建列立壇誓誕將歆血其所署

輔國將軍孟玉秀曰陛下親歆羣臣皆稱萬歲
初誕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
景粹藏於民間謂曰事若濟斯命全脫如其不
免可深埋之分以金寶齊送出門並各散走唯
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乃爲沈慶之所捕
得斬之誕所署平南將軍虞季充又出降書上
使慶之於桑里置烽火三所誕又遣千餘人自北
門攻強弩將軍苟思達營龍驤將軍宗越擊
破之開東門掩攻劉道隆營復爲殷孝祖及貢

外散騎侍郎沈攸之所破誕及加申靈賜左長
史王與之右長史范義左司馬將軍孟玉秀右
司馬右將軍范義母妻子並在城內有勸義出
降義曰我人吏也且豈能作何康活邪義字明
休濟陽考城人也早有世譽五月十九日夜有
流星大如斗杆尾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
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誕又
遣二百人出東門攻劉道產營別遣疑兵三百
人出北門沈攸之於東門奮短兵接戰大破之門

者又爲苟思達所破誕又遣數百人出東門攻
寧朔司馬劉勔營攸之又破之廣陵城舊不開
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至誕乃開焉彭城
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
慶之乃說誕求爲閒諜見許領宗旣出致誠畢
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
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晉陵縣開國侯食邑一
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三百戶
募賞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禽

宋書卷之九
誕舉三烽上又遣屯騎校尉譚金前虎賁中郎
將鄭景玄率羽林兵隸慶之誕復遣三百人自
南門攻劉劬土山爲劬所破慶之填塹治攻道
值夏雨不得攻城上每爾書催督之前後相繼
及晴再怒使太史擇發日將自濟江太宰江夏
王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略畜養又寡自拒
王命士庶離散城內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免兵
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臣始短慮謂
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上將受律羣蕃

兵峙銳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
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翦封豕出討長蛇
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蕞爾小醜遂延晷漏致
皇赫斯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素食駑鈍之責
行留百司莫不仰慙俯愧今盛夏被甲日費
千金天威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
南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糒糧垂竭背
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見乘機之利
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

人信易達雖爲江水約示不難且覩理者冥闇
塞者衆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旣當祗悚四方
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
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闊風波
難期王者尚不乘危況乃汎不測之水昔魏文
濟江遂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干休慶
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
誠款款冒啓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盡七月二
日慶之率衆軍進攻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剋

小城誕聞軍入與申靈賜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義征客周滿胡思祖馳至誕執玉鐐刀與左右數人散走胤之等追及誕於橋上誕舉刀自衛胤之傷誕面因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時年二十七因葬廣陵賤姓留氏同黨悉誅殺城內男京觀死者數千女口爲軍賞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園淑妃嘉梁曠誠節擢爲後將軍封周滿山陽縣侯食邑四百五十戶胤之未陽子食邑三百五十戶胡思祖高平縣男食

邑二百戶臨川內史羊濬之以先協附誕伏誅誕
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及
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
揚塵晝晦又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
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後爲韜
耽旣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
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千輿揚
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
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

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
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荅曰古時
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
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
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赦之城陷之日
雲霧晦暝白虹臨北門旦屬城內八年前廢帝
即位義陽王昶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經廣
陵上表曰竊聞淮南中霧眷求遺緒楚英流
殛愛存丘墓並難結兩臣義開三主法雖事斷

禮或情申伏見故賊劉誕稱戈犯節自貽逆命
膏斧嬰戮在憲已彰但尋屬忝皇枝位叨列
辟一以罪終魂骸莫赦生均宗籍死同匹豎
旅寔委雜封樹不修今歲月愈邁愆流豐往
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與惟新
大德方臨哀矜未及夫藥布哭市義犯雷霆田
叔鉗赭志於夷戮況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稽
若前准降申丹志乞薄改楸枅微表窀穸則朽
骨知榮窮泉識荷臨紙哽慟辭不自宣詔旨征

北表如此省以慨然誕及妻女並可以庶人禮葬
并置守衛太宗泰始四年又更改葬祭以少牢
廬江王禧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
年年十歲封東海王食邑三千戶二十六年以
爲侍中後軍將軍領石頭戍事遷冠軍將軍
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散騎常侍領戍如故出
爲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二十九年遷使持節都
督廣交二州荊州之始興臨安二郡諸軍事車
騎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

安南將軍未之鎮世祖踐阼復爲會稽太守加
撫軍將軍明年徵爲秘書監加散騎常侍尋
出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置吏
大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驍騎將軍
給鼓吹一部常侍如故又出爲南豫州刺史常侍
將軍如故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
常侍如故五年詔曰昔韓衛異姓宗周之明憲
三封殊級往晉之令典唯皇家創典盡弘斯義
朕應天命光宅四海思所以憲章前式崇建懿

親永垂畫一箸于甲令諸弟國封竝可增益千
戶七年進司空常侍祭酒如故前廢帝即位加
中書監太宗踐阼進太尉加侍中中書監給班
劔二十人改封廬江王太祖諸子褱尤凡劣諸
兄弟蚩鄙之南平王鐔蚤薨鐔子敬淵婚褱往
視之白世祖借伎世祖答曰婚禮不舉樂且敬
淵等孤苦倍非宜也至是太宗與建安王休仁
詔曰人旣不比數西方公也汝便爲諸王之長時
褱住西州故謂之西方公也泰始五年河東柳

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訓和欣慰要結征北
咨議參軍杜幼文左軍參軍宋祖珍前郡令王
隆伯等禕使左右徐虎兒以金合一枚餉幼文
銅鉢二枚餉祖珍隆伯幼文具奏其事上乃下
詔曰昔周室既盛二叔流言漢胙方隆七蕃迷
叛斯寔事彰徃代難興自古雖聖賢御寓寓內
紆患太尉廬江王藉慶皇枝蚤升寵樹幼無立
德長缺修聲淡薄親情厚結行路狎昵羣細
䟽蒞人士自朕撥亂定宇受命應天實尚敦

睦克敷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懷不
平表於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統朕初平
暴亂豈敢當璧自然推符奉璽天祚有歸且
朕雖居尊極不敢自恃宗室之事無不諮公不
虞志欲難滿妄生窺怨積慝在衿遂謀杜稷曩
者四方遘禍兵斤畿甸搢紳憂惶親賢同憤
唯公獨幸厥災深朴時難晝則從禽遊肆夜則
縱酒弦歌側耳視陰企賊休問司徒休仁等並
各令弟事兼家國推鋒履險各伐一方蒙霜踐

棘辛勤已甚況身被矢石否泰難虞悠悠之人
尚有信分公未曾有一函之使遺半紙之書志
棄五弟以餌讎賊自謂身非勲烈義不參謀必
期凶逆道申以圖輔相及皇威旣震羣凶肅蕩
九有同慶萬國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
每覘天察宿懷協左道呪詛禱請謹事邪巫
常被髮跣足稽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
或加之矢刃或亨之鼎鑊公在江州得一漢女云
知吉凶能行厭呪大設供養朝夕拜伏衣裝嚴

整敬事如神令其祝詛孝武并及崇憲祈皇室
危弱統天稱已巫稱神旨必得如願後事發覺
委臯所生微幸敝區僅得自免近又有道士張
寶爲公見信事旣彰露肆之于法公不知慙懼
猶加營理遣左右二人主掌殯舍顯行邪志罔
顧吏司又挾閹豎陳道明交關不逞傳驛音意
投金散寶以爲信誓又使府史徐虎兒招引邊
將要結禁旅規害台輔圖犯宮掖公受性不仁
才非治用昔忝江州無稱被徵前莅會稽以臯

左黜公稽古寡間嚴而無理言不暢寒暑惠不
及帷房朝野所輕搢紳同侮豈堪輔相之地寧
任莅民之職非唯一朝有自來矣大明之世迄
于永光公常畱中未嘗外撫何以在今方起嫌
怨公少即長人情無哀戚侍拜長寧從祀宗廟
顏無戚狀淚不垂臉兄弟長幼靡有愛心昔因
孝武御筵置酒心誠不箸于時義陽念遇本薄
遭公此譖益被猜嫌朕當時狼狽不暇自理賴
崇憲太后譬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責景和

狂主醜毒橫流初誅宰輔豺志方扇於建章宮
召朕兄弟逼酒使醉公因酒勢遂肆苦言云朕
及休仁與太宰親數往必清閑贈貺豐厚朕當
時惶駭五內崩墜于其語次劣得小止往又經
在尋陽長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厲色
見指以朕行止出入每不能固若得稱心規肆
忿憾惟公此旨蚤欲見滅而天道受善朕獲南
面不長惡逆挫公毒心自大明積費國弊民凋
加景和奢虐府藏罄盡朕在位甫爾卹義具瞻

仍值終阻蜂起日耗萬金公卿庶民傾產歸獻
積受台奉貲畜優廣朕踐阼之初公請故太宰
東傳餘錢見入數百萬內不充養外不助國散
賜諂諛徧惠趨隸推心考行事類斯比羣小交
構遂生異圖籍籍之義轉盈民口公若地居衡
寄任專八柄德育於民勲高於物勢不自安於
事爲可公旣才均櫟木牽以曲全因高無民得
守虛靜而坐作凶咎自深釁由朕誠感無素
爰至於此求尋多難惋慨實深凡人所行各有

本志朕博愛尚仁爲日已久尚能含讎恕臯箸
干觸事豈容於公不相隱忍但禍萌易漸去惡
宜疾負何之重寧得坐觀且蔓草難除燎火須
撲狡扇之徒宜時誅剪已詔司戮肅正典刑公
身居戚長情禮兼至準之常科顧有惻怛宜少
申國憲以弔不臧今以淮南宣城歷陽三郡還
立南豫州降公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
豫州刺史削邑千戶侍中王如故出鎮宣城上
遣腹心楊運長鎮兵防衛同黨柳欣慰徐虎兒

陳道明竊敬之間丘邇之樊平祖孟敬祖竝伏
誅明年六月上又令有司奏褱忿懟有怨言請
免官削爵土付宛陵縣獄依法窮治不許乃遣
大鴻臚持節兼宗正爲副奉詔責褱逼令自殺
時年三十五即葬宣城子充明輔國將軍南彭
城東莞二郡太守廢徙新安歙縣後廢帝即位
聽還京邑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二十八無子
武昌王渾字休淵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
年年九歲封汝陰王食邑二千戶爲後軍將軍

加散騎常侍索虜南寇破汝陰郡徙渾爲武
昌王少而凶戾嘗出石頭怨左右人援防身
刀斫之元凶弑立以爲中書令山陵夕羸身
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
其枕以爲笑樂世祖即位授征虜將軍南彭
城東海二郡太守出鎮京口孝建元年遷使
持節監鄒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
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鄒州刺史將軍如故渾
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號楚王號年爲永

光元年備置百官以爲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上使有司奏免爲庶人下太常絕其屬籍徙付始安郡上遣貲外散騎侍郎戴明寶詰渾曰我與汝親則同氣義則君臣遣任西蕃以同盤石云何一旦反欲見圖文檄處分事迹炳然不忠不義乃可至此豈唯天道助順逆志難克如其凶圖獲逞天下誰當相容前事不遠足爲鑑戒加以頻歲釁難非起外人唯應相與厲精以固七

百汝忽復構此良可悲惋國雖有典我亦何忍極
法好自將養以保松喬之壽逼令自殺即葬襄陽
時年十七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莫次太宗即
位追封爲武昌縣侯王翼之字季弼琅邪臨沂人
晉黃門侍郎徽之孫也官至御史中丞曾稽太守
廣州刺史諡曰肅子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三年年十一封海
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以爲使持節都督雍梁
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進號左將軍增邑千戶時司馬
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專深之及主帥每
案之常懷忿怒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
帥常加呵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過
欲以啓聞如此恐無好休茂曰爲何計伯超曰唯當
殺行事及主帥且舉兵自衛此去都數千里縱大事
不成不失入虜中爲王休茂從之夜挾伯超及左
右黃靈期蔡捷世騰穆之王寶龍來承道彭叔
兒魏公子陳伯兒張駟奴揚興劉保余鮓等率

夾轂隊於城內殺典籤楊慶出金城殺司馬庾
深之典籤戴雙集徵兵衆建牙馳檄使佐吏
上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侍讀博
士荀詵諫爭見殺伯超專任軍政殺害自己休
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破創走見殺休茂
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率衆閉門拒
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
盡力攻城殺傷甚衆暢之不能自固遂得入城
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起義

攻休茂生禽之將出中門斬首時年十七母妻
皆自殺同黨悉伏誅城中撓亂無相統領時尚
書右僕射劉秀之弟恭之爲休茂中兵參軍
衆共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使作啓事
云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爲永嘉王子仁北中
郎諮議參軍河南太守封冠軍縣侯食邑四百
戶尋事泄伏誅恭之坐繫尚方以玄慶爲射聲
校尉有司奏絕休茂屬籍貶姓爲留上不許即
葬襄陽庾深之字彥靜新野人也以事先朝見

知元嘉二十九年自輔國長史爲長沙內史南
郡王義宣爲荆湘二州加深之寧朔將軍督湘
川七郡明年義宣爲逆深之據巴陵拒休茂司
馬見害之日子孫亦死追贈深之冠軍將軍雍
州刺史荀詵員外散騎侍郎曹萬期始平太守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
歲封順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改封桂陽
王爲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太守三年出爲江
州刺史尋加征虜將軍邑千戶久爲祕書監領

前軍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前廢帝
永元元年轉中護軍領崇憲衛尉太宗定亂以
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南兗兗四州諸軍事鎮
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薛安都據
彭城反叛遣從子索兒南侵休範進據廣陵
督北討諸軍事加南兗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
加散騎常侍還京口解兗州增邑二千戶受五
百戶泰始五年徵爲中書監中軍將揚州刺
史常侍如故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郢司

廣文五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
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尋加開府
儀同三司未拜改授都督南徐徐南兗青冀
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
開府如故未拜以驃騎大將軍還為江州進督
越州諸軍事給三望車一乘太宗遺詔進位司
空改常侍為侍中加班劔三十人休範素凡訥
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
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當

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太宗晚年晉平
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見
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又以貲害唯休範
謹澁無才能不爲物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懷
憂懼恒慮禍及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素族
當權近習秉政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
輔事旣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治器械行
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重加問遺
留則傾身接引厚相資給於是遠近同

如歸朝廷知其有異志密相防禦雖未表形迹而豐難已成母荀太妃薨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解侍中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資方出鎮夏口慮爲休範所撥留自太泐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欲舉兵襲朝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輿謀之表治城池修起樓堞多解榜板擬以備用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

舉兵反虜發百姓船乘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
榜解板合手裝治二三日間便悉整辦率衆二
萬鐵騎數百匹發自尋陽晝夜取道書與袁
粲楮淵劉秉曰夫治政任賢宜親踈相輔得其
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矩則危亡可期漢承
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殄立磐石之宗而致七國
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諸王絕朝聘之
禮是以根踈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衰微自昔
未有泰寧之世足以爲譬言孤子忝枝皇族預關

興毀雖欲忘言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叡三
光滌紛四表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曆
秉鉞西服鳴鑾東京搜賢選能納音賞異孝
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宏業中
興儲嗣不腆遂貽禍難于時建安王以家難頻
遘宜立長主明皇帝恢助淵懿仁潤含遠奉戴
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長居卑然心形色
柳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迹披猖驃騎以忤顏失
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然結人鬼先帝明於號

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豐實自由已但司徒巴
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勲奉時如
天事兄猶父非唯令友信爲國器唐叔之忠而
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歎土地籍光潔
德厭民望並無寸罪受斃讒邪先帝穆於友于
留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面受詔誨禮則君臣
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不移年撫慰孜孜恒如
不足豈容旦閱牆致此禍害良有由也先帝
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神照無虧而慮有失

德補闕拾遺責在左右于時出入臥內唯有運長
道隆羣細無狀因疾遺禍見上不和知無瘳拯
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
是以內假帝旨外託朝議諛辭詭貌萬類千端
升進姦回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內誣人鬼是以
星紀違常義望失度昔魏顓擇命春秋美之
秦穆殉良詩有明刺君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
臣諫猶以爲罪交間蒼蠅驅扇禍戮爵以貨
重才由負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

徧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
者柴門生草事先關已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
是必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斧
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格
以古義豈得爲忠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常
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
復觸姦機是以望陵墳而摧裂想鑿旂而抽
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之辰曾
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乎

外若受制群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
旦受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
未有斯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爲優而望之仲
舉由以致弊至於遭逢醜厖豈有古今者乎諸
賢冒籍冠冕世歷忠貞位非恩樹勲豈寵結
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含縱讒凶坐觀傾
覆自惟宋室未殞得以推移者正賴諸賢防
勒茲軌外有孤子跨據中流而人非金石何能
支久走下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冲幼宜

明典章征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尚有顧
眄骨肉何讎逼使離隔禽獸之心橫生疑貳
經由此者每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孤
子知其情狀恒恐以此乘之鉗勒州郡過見防
禦近遣西南二使統內宣傳不容恐懼即遣啓
并有別書若以孤子有過便應鳴鼓見伐如其
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憲有常辟三公
之使無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卑小主
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今上如事先朝夙宵

恭謹散心雲日晦望表驛相從江衢有何虧違
頓至於此旣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所說以
孤子納士爲尤此輩懼其身罪豈爲國計在昔
四豪列國公子猶博引廣納門客三千況孤子
位居鼎司捍衛畿甸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狡
虜陵掠江淮侵逼主上年穉宗室衰微邪僭用
命親賢結舌疆場嬰塗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
勞瓜時不代齊猶致禍況長淮戍卒歷年怨思
不務拓遠強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求心何

事非亂又以繕治盆壘復致鼙聲自晉宋之灾
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不數千里且修城池整
郭邑爲治常理復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蕩
則任農夫不應實力強兵作鎮姑熟俱防寇害
豈得獨嫌於此昔成王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
使金縢不開則周公無以自保樂毅歸趙不忍
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
戈泣血祇以兄弟之讎爾觀其不逞之意豈可
限量設使遂其虐志諸君欲安坐得乎脣亡齒

寒理不難見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徙薪何
勞多力望便執錄二豎以謝冤魂則先帝不失
順悌之名宋世無枉筆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
枕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重氣輕死排藪競
出練甲照水總戈成林剝此纖隸何患不克但
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
外息爾功有所歸不亦可乎便當投命有司謝
罪天闕同奉溫清齊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而
誰周邵之職頗以自許左提右挈無愧古人昔

平勃剛斷產祿蚤誅張溫趙趙文臺扼腕事之
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焉近持此意
申之沈攸其憤難不解諸王致此旣知禍原銳
然奮發蓄兵厲卒以俟同舉張興世發都日受
制凶黨揚颿直逝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
姦禍方大惆惋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
王奐佐郢兵權在握厥督屠狂朝野嗟痛猶
父之怨寧可與之比肩孤子此舉增其忼慨
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諸君或未得此意故先

告懷徙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尫毀窮盡
無日庶規史鮪死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詮第
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
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
亭壘領軍將軍劉劭前兗州刺史沈懷明據
石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衛將軍袁粲中軍
褚淵尚書左僕射劉秉等入衛殿省時事起倉
卒不暇得更處分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取
休範於新林步止及新亭壘自臨城南於臨滄

上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見其可乘
乃僞往請降并宣齊王意旨休範大悅以二子
德宣德嗣付回與爲質至即斬之回與越騎校
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並奔散初
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耳丁文豪杜墨螽等
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螽等不相知聞王
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劭
勔自石頭來赴仍進桁南戰敗死之墨螽等乘
勝直入朱雀門王道隆爲亂兵所殺墨螽等唱

云遣隊主陳靈寶齎首詣臺道逢賊棄首於
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爲據衆愈疑
惑張永棄衆於白下沉懷明於石頭奔散撫軍
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墨蠡逕至杜姥宅中
書舍人孫千齡開明門出降宮省恒擾無復
固志時庫藏賞賜已盡皇太后太妃剔取宮內
金銀器物以充用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
姥宅與墨蠡戰破之至宣陽御道諸賊一時奔
散斬墨蠡文豪及同黨姜伯玉柳仲虔任天助

等許公輿走還新茶村民斬送之晉熙王奭自
夏口遣軍平尋陽德嗣弟青牛智藏並伏誅
詔建康秣陵二縣收歛諸軍死者并殺賊屍並
加藏埋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而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
隆專用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
劒休範馳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
膽爭先夫以邪附君猶或自免況於仗正順以
爭哉

列傳第三十九

宋書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

宋書八十

臣沈

約

新撰

孝武十四王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
章王子尚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
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
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頊殷貴妃生始平
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
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真江

婕妤生皇太子子立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子嬰次皇子子況與皇子子立同生次南平王子子產與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輿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立同生次皇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

皇子子鳳同生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
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眞同生杜容華生
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
輿並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況子文
子雍未封早天子趨子期子悅未封爲明帝
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也孝建三
年年六歲封西陽王食邑二千戶西都督南徐
兖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兖州刺史其年

遷揚州刺史大明二年加撫軍將軍三年浙江
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爲揚州命王子尚都督
揚州江州之鄱陽晉安建安三郡諸軍事揚
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
王戶邑如先領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進號
車騎將軍其年又加散騎常侍以本號開府儀
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畝田世祖使子尚
上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
酒一人學生師敬位北州治中文學祭酒一人

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即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解督東揚州餘如故初孝建中世祖以子尚太子母弟上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之寵稍衰旣長人才凡劣凶慝有廢帝風太宗殞廢帝稱太皇后令曰子尚頑凶極悖行乖天理楚王姪亂縱慝義絕人經並可於第賜盡子尚時年十六楚王山陰公主也廢帝改封爲會稽郡長公主食湯沐

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未及拜
受而廢帝敗楚王肆情淫縱以尚書吏部郎
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淵雖承旨
而行以死自固楚王不能制也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也大明四
年年五歲封晉安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兗
州徐州之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
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
陽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八年遷使

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晉陵隨二
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拜
而世祖崩以鎮軍將軍還爲江州本官如故眼
患風爲世祖所不愛景和元年加使持節時廢
帝任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
好武頗招集才力之士邁先尚太祖女新蔡
公主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顯加殯葬而
納主於後宮深忌邁邁慮禍及謀因帝出行
爲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自率宿衛兵誅邁使

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又手詔子勛曰何邁殺
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邪可自爲其所遣左
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盆口停不進
遣信使報長史鄧琬琬等因奉子勛起兵以廢
立爲名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琬等不受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
七日奉子勛爲帝即僞位於尋陽城年號義
嘉元年備置百官四方並響應威震天下是
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遣左衛將軍孫沖

之等下據赭圻又遣豫州刺史劉胡率大衆來屯雒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顗總統衆軍臺軍屯據前谿斷顗等糧援胡遣將攻之大敗於是焚營遁走顗聞胡去亦棄衆南奔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及其母同逆皆夷滅子勛死時年十一即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五年遷豫州刺史將軍

淮南太守如故六年改領宣城太守七年進號
右將軍解宣城餘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東
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景和元年罷東揚州子房
以本號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
事會稽太守太宗即位改督爲都督進號安東
將軍太守如故又徵爲撫軍領太常長史孔顗
不受命舉兵反應晉安王子勛即僞位進子房
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吳晉陵竝受命
於顗太宗遣衛將軍巴陵王休若督諸將吳喜

等東討戰無不捷以次平定上虞令王晏起兵
殺顓囚子房送還京都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
食邑千戶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爲
禍難勸上除之乃下詔曰不虞之釁箸自終古
情爲法屈聖達是遵朕埽穢定傾再全寶業遠
惟鴻基猥當負何思弘治道務盡敦睦而妖豎
遘扇妄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夏侵斥都鄙羣
凶蜜相脣齒路休之兄弟專作謀主規興禍亂
令舍人嚴龍覘覲宮省以羽林出討宿衛單罄

侯隙伺間將謀竊發劉祇在蕃規相應援通言
北寇引令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賴卜祚
靈長姦回弗逞陰慝已露宜盡憲辟寔以方難
未夷曲加遵養今王化帖泰宜辨忠邪消流不
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司肅正刑典松滋侯
子房等淪陷逆徒協同醜悖遂與籤帥羣小潛
通南蠻連結祇等還圖朕躬雖咎戾已彰在法
無宥猶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廢爲庶人徙付遠
郡於是竝敕之子房時年十一路休之等以崇

憲太后既崩自慮將來不立不自安劉祇在南
兗州有志爲逆嚴龍太祖元嘉中已爲中書舍
人南臺御史世祖又以爲舍人甚見委信景和
泰始之際至越騎校尉右軍將軍至是懷異端
故及於誅

臨海王子項字孝列孝武帝第七子也大明四
年年五歲封歷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
軍吳興太守五年改封臨海王戶邑如先其年
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始安臨

賀三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鎮徙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八年進號前將軍前廢帝即位以本號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刺史如故明帝即位解督雍州以爲鎮軍將軍丹楊尹尋留本任進督雍州又進號平西將軍長史孔道存不受命舉兵反以應晉安王子勛子勛即僞位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雒尾奔敗吳喜張興世等軍至子頊賜死時年十一葬巴陵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大
明四年年五歲封襄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東
中郎將吳郡太守其年改封新安王戶邑如先
五年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
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
盼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吳
都以屬之六年丁母憂追進淑儀爲貴妃班亞
皇后謚曰宣葬給輜輶車虎賁班劔鑾輅九旒
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臨南掖門臨

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感動上痛愛不已
擬漢武李夫人賦其詞曰朕以亾事棄日閱覽
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懷亦以嗟詠久
之因感而會焉廵靈周之殘冊略鴻漢之遺篆
弔新宮之奄映嘑璧臺之蕪踐賦流波以謠思
詔河濟以崇典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
訪物運之榮落訊雲霜之舒卷念桂枝之秋實
惜瑤華之春翦桂枝折兮沿歲傾瑤華碎兮思
聯情形殿兮素塵積翠肥蕪兮紫苔生寶羅暘

今春幌垂珍簾空兮夏幃扃秋臺惻兮碧煙凝
冬宮列兮朱火清流律有終深心無歇徙倚雲
日裴回風月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竭
方池而飛傷損園淵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罷泛
輦路之晚清轡南陸蹕閭闔轢北津警承明面
綈館之酸素造松帳之葱青俛衆胤而慟興撫
貌女而悲生雖哀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靈存
飛榮於景路沒申藻於服車垂葆旒於昭術竦
鸞劍於清都朝有儷於徵準禮無替於粹圖閔

瑤光之密陞宮虛梁之餘陰俟玉羊之晨照正
金雞之夕臨升雲簪以引思鏘鴻鐘以節音文
七星於霜野旗二耀於寒林中雲枝之天秀寓
坎泉之曾岑屈封羸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遣
雙靈兮達孝思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報之必
至諒顯晦之同深予棄西楚之齊化略東門之
遙袞淪漣兩拍之傷奄抑七萃之箴又諷有司
曰典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
二妃不從昏義云后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

妃則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勅立新廟尚書左丞徐爰之又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卿葬畢詔子鸞攝職以本官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一部禮儀竝依正公又加都督南徐州諸軍事

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即位解中書
令領司徒加持節之鎮帝素疾子鸞有寵既
誅羣公乃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
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竝死仍
葬京口太宗即位詔曰夫紆冤申痛雖往必
追緣情惻愛感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
徐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
子鸞夙表成器蚤延殊寵方樹美業克光蕃
維而凶心肆忌奄羅橫禍興言永傷有兼常

懷宜旂天秀以雪沈魂可贈使持節侍中都督
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第
十二皇女第二皇子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
皇女可贈縣公主子師復先封爲南海王並加
徽諡又曰哀枉追遠仁道所弘興滅繼絕盛典
斯貴朕務古思治恩禮必敷異族猶敷沉在近
戚故新除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
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年雖沖
弱性識早茂鍾慈世祖冠寵列蕃值景和凶虐

橫羅酷禍國胤無主冤祀莫寄尋念痛悼夙軫于懷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爲嗣追改子鸞封爲始平王食邑千戶改葬秣陵縣龍山延年字德冲泰始四年薨時年四歲諡曰冲王明年復以長沙王纂子延之爲始平王紹子鸞後順帝昇明三年薨國除

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年五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一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封永嘉王食邑三千戶仍遷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又遷丹陽尹七年兼衛尉前廢帝即位加征虜將軍領衛尉丹陽尹如故尋出爲左將軍南兖州刺史景和元年遷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元年又遷中軍將軍領太常未拜徙護軍將軍四方平定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廣交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四海同

惡若非我脩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墜地汝輩便應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年長令德作輔皇家門戶所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未能厭百姓慈心餘諸王亦未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陽巴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爲彊庶使天下不敢闕覘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俛仰當今諸舍細弱殆不免人輕陵若非我爲主劉氏不辦今日汝

諸兄弟冲眇爲羣凶所逼誤遂與百姓還圖骨肉於汝在心不得無媿即日四海就寧恩化方始方今處汝湘州汝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每思刻厲奉朝廷爲心爵秩自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敕旨時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猶未還旣還白上以將來非社稷計宜並爲之所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帝第十一子大明五年年五歲封始安王食邑二千戶仍爲輔國將

軍吳興太守七年遷使持節監廣交二州始興
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將軍如故不之鎮遷征虜將軍南彭城太守領
石頭戍事景和元年爲丹陽尹將軍如故尋復
爲南兖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二年遷左將軍
丹陽尹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大明
六年年五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八年以爲度
支校尉秦南沛二郡太守仍爲冠軍將軍南琅

邪泰山二郡太守景和元年出爲湘州刺史將軍如故未之鎮至尋陽值晉安王子勛爲逆留不之鎮進號撫軍將軍事平賜死時年九歲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帝第十四子也大明二年生三年卒追加封諡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帝第十六子也大明七年年五歲封淮南王食邑二千戶時世祖改豫州之南梁郡爲淮南國罷南豫州之淮南郡并宣城前廢帝即位二郡並復舊子孟仍國名

度食淮南郡景和元年爲冠軍將軍南琅邪
彭城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封安成王戶邑如先
未拜賜死時年八歲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帝第十九子也
大明六年年四歲封晉陵王食邑二千戶未拜
其年薨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子也大
明七年年四歲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戶未拜景和
元年爲前廢帝所害時年六歲太宗即位

追謚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
大明五年生八年薨追加封謚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
明七年生仍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繼東平沖
王休倩休倩母顏性理嚴酷泰始二年子嗣所
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表曰故東平沖王休倩
託芟璿極岐嶷夙表降年弗永遺胤莫傳孝武
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爲後旣承國祀方奉

宋書傳四
三
丞薦庶覃遐慶式延于遠而妾顏訓養非恩撫
導乖理情闕引進義違負螟昔世祖平日詭申
慈愛崩背未幾真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
奄自茲以後專縱嚴酷寔顯布宗戚宣灼宮闈
用傷人倫爰惻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
願乾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
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願許之其年賜死時年
四歲

武陵王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也泰始六年

生其年詔曰世祖孝武皇帝雖恃尊愐惠勲
狹政弛樂飲無厭食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義緣
於務寡故以積怨動天流殃胤嗣景和肇豐義
嘉成禍世祖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家中圯含生
懼滅賴英孝感奮掃雪冤恥勲績墜歷拯
茲窮氓繼絕追遠禮訓攸尚況旣帝且兄而缺斯
典今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爲子武陵郡大明
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
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旣無釐揔義須防閑諸

侯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歸寧
有所疥疾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稟朕應
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
旨後廢帝元徽四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徐兖
青冀五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順
帝昇明元年遷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
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二年爲沈攸之
所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攸

之平乃之鎮其年薨時年九歲國除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挈羣下以成其釁亂遂至
九域沸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胤亦殲焉彊不
知弱義在於此也

列傳卷第四十

宋書八十